

## 北户录

《北户录》三卷，唐段公路撰，《学海类编》作公璐，盖字之讹。《新唐书艺文志》称为宰相文昌之孙，则当为临淄人。《学海类编》作东牟人，亦未详所本。其历仕始末不可考，惟据书首“结衔”，知官京兆万年县尉。据书中称“咸通十年”，知为懿宗时人而已。是书载岭南风土，颇为赅备；而于物产，为尤详，其征引，亦极赅洽。如《淮南万毕术》、《广志》、《南越志》、《南裔异物志》、《会要》、《灵枝图说》、《陈藏器本草》、《唐韵》、《郭缘生述征记》、《临海异物志》、《陶朱公养鱼经》、《名苑》、《毛诗义》、《船神记》、《字林》、《广州记》、《扶南传》诸书，今皆散佚，藉此畧见一二。即所引《张华博物志》多今本所无，亦藉此以考证真伪。条下注文，颇为典赡。题“登仕郎前叅军龟图撰”，不题其姓，似为公路之族。然《唐书宰相世系表》不载其名，莫知其审矣。《唐书艺文志》作《北户杂录》，疑传写误衍一“杂”字。其作三卷，则与此本合。《学海类编》所载惟存一卷，凡物产五十一条。不为完本。曹溶所录古书往往如是，不足深诘也。

## 原序

诗人之作，本于风俗，大抵以物模拟兴，达乎情性之源。自非观化察时、周知民俗之事；博闻多见，曲尽万物之理者，则安足以蕴为六义之奥，流为弦歌之美哉。由是言之，则古之学者，固不厌博。博而且信，君子难之。

东牟段君公路，邹平公之孙也，自未能把笔，爰以指画地如文字，及六七岁，受学，果能强力不罢其学，尤长仄僻人所不能知者，嫗乎羣籍之中，仡仡然有余力。间者以事南遊五岭间，常采其民风土俗、饮食衣制、歌謡哀乐有异于中夏者、录而志之。至于草木果蔬、虫鱼羽毛之类有瑰形诡状者，亦莫不毕载。非徒止于所闻见而已，又能连类引证，与奇书异说相叅验，真所谓博而且信者矣。

噫！近日着小说者多矣，大率皆鬼神变怪、荒唐诞妄之事，不然，则滑稽诙谐、以为笑乐之资。离此二者，或强言故事，则皆诋訾前贤，使悠悠者以为口实。此近世之通病也。如君所言，皆无有是，其着于录者，悉可考验。此盖博物之一助，岂徒为谭端而已乎。君以予往从事岭南，备核其实，请予序以为证，予尝观圖于书府，君状貌一似邹平公，而又能以文学世其家，于乎邹平公有后矣，因为之序而不辞。右拾遗内供奉陆希声撰。

## 卷一 ○通犀

通犀（《山海经》云：犀似水牛而猪头，脚似象，有三蹄，大腹，黑色

，三角：一在顶上，一在额上，一在鼻上。鼻上小而不椭。又云，鼻上者良。《韩诗外传》曰：太公使南宫括至义渠，得骇鸡犀，献纣。犀角二。一在顶上，一在鼻上。鼻上者食角也。今人呼为“胡■犀”是也。《抱朴子》云：犀解于山中。人以木如其角代之，犀不觉，后年辄解也。又，《南州异物志》曰：兽曰玄犀，处自林麓，食唯棘刺，体兼五肉，又含精吐烈，望如华烛，置之荒野，禽兽莫触），置大雾重露下，终不沾濡。

又堪为钗纛（又见吴均《续齐谐记》：蒋潜得通犀纛后，被豫章王江夫人断以为钗，兼名远花。又云，宋岑获通犀纛，卖与庐陵王义真。又，元康末，妇人以犀角瑇瑁为斧钺戈戟，戴之明也），挠药酒，酒生沫，若贮米饲鸡，鸡见辄惊散。一呼为骇鸡犀（骇鸡犀出大秦。又有离水犀，行则水为之开）。或中■箭，刺于创中，立愈。盖犀食百毒棘刺故也。愚重译于蕃人，事皆不虚。（《广志》云：犀角之好者，称鸡脉。白郭子横云：又，犀角表有光，因名明犀，置合中有影色。）今广州有善理犀者，能补白犀。（《东观汉记》曰：章帝元和元年，日南献白雉、白犀。）补了，以鐵夹夹定，药水煮而拍之，胶为一体。制梳掌，多作禽鱼随意匠物。论其妙至于铸玉者，方之蔑如也。又有裁龟甲或觜蠹（断日脚者）、陷黑玳瑁为斑点者，亦以鐵夹煮而用之，为腰带衬迭子之类。其焙净，真者不及也。

玳瑁，切韵，字从玉。《文选》：字从虫。欧阳询飞白【曰？】从甲。愚以“甲”为是。（《字话》亦从甲也）凡玳瑁甲生取者，治毒第一。其力不下婆萨石。愚曾取解毒，立验。南人神之。亦甚辟恶，与符拔甲相类。（《广志》云：符拔如麟，毕皮有麟甲。甲以辟恶也。）

### ○孔雀媒

雷罗数州，收孔雀雏，养之，使极驯扰致于山野间：以物绊足，傍施网罗，伺野孔雀至，即倒网掩之，举无遗者。或生折翠羽，以珠刀毛编为帘子、拂子之属，粲然可观，真神禽也。（又，《后魏书》：龟兹国，孔雀羣飞山谷间，人取养而食之，字乳如鸡鹜，其王家恒千余只。）

一说：孔雀不足偶，但音影相接便有孕，如白鷓，雄雌相视则孕。或曰：雄鸣上风，雌鸣下风亦孕。见《博物志》。（又，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曰：复百六十年变，止雌雄相视，目睛不转而孕，千六百年形定也。又，《稽圣赋》“豪豕自为雌雄，缺鼻曾无牝牡”，即雌兔舐雄而孕是矣。）

又，《周书》曰：“成王时，方人献孔鸟”，方亦戎别名。《山海经》：南方孔鸟。郭璞注：孔雀也。《宋纪》曰：“孝武大明五年，有郡献白孔雀为瑞者”。噫！象以齿而焚，麝因香而死，今孔雀亦以羽毛为累，得不悲夫。

愚按：《说文》曰：率鸟者，系生鸟以来之，名曰■（口外繇内）。《字

林》音由。今猎师有■〈口外繇内〉也。

《淮南万毕术》曰：“鸱鸺致鸟”。注云：“取鸱鸺，折其大羽，绊其两足，以为媒，张罗其旁，众鸟聚矣”。《博物志》又云：“鸱鸺（休留）鸟，一名鸱鸺”。昼日无所见，夜则日至明。《庄子》云：“鸱鸺夜撮蚤察毫末，昼出冥目而不见丘山”。言性殊也。人截手爪弃露地，此鸟夜至人家，拾取视之，则知有吉凶。凶者辄更鸣，其家有殃也。陈藏器引五行书：除手爪埋之户内，恐为此鸟所得。其鸱鸺，即姑获、玄车、鸱鸺类也。

姑获，《玄中记》云：“夜飞昼藏，一名天帝少女，一名夜行游女，一名隐飞。好取人小儿食之。今时小儿之衣不欲夜露者，为此物爱以血点其衣为志，即取小儿也”。又云：“衣毛为鸟，脱毛为女人。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，不知是鸟，扶匐往先，得其所解毛即藏之。即往就，诸鸟各走，取毛衣飞去。一鸟独不去，男子取为妇，生三女。其母后使女问父，知衣在积稻下，得之，衣而飞去。后以衣迎三女儿，得衣亦飞去”。

鬼车，一名鬼鸟，今犹九首，能入人屋收魂气，为犬所噬一首，常下血，滴人家则凶。《荆楚岁时记》：夜闻之，捩狗耳。言其畏狗也。白泽图云：“昔孔子、子夏所见，故歌之。其图九首，今呼为九头鸟也”。

《毛诗义疏》曰：“鸱大如鸪，恶声，鸟入人家凶。其肉甚美可为炙。汉供御物各随其时，唯鸱冬夏施之以美也”。《礼内》则曰：“鸱胖”。《庄子》云：“见弹求鸱炙”。陈藏器又云：古人重其炙，尚肥美也。

又，按《说文》曰：“梟不孝，鸟至日捕梟磔之如”。淳曰：“汉使东郡送梟，五月五日作梟羹赐百官，以其恶鸟故食之”。

愚谓古人尚鸱炙，是意欲灭其族。非为其美也。又，《淮南万毕术》：甑瓦止梟鸣，取破甑向梟抵之，辄自止也。

### ○鸱鸺

衡州南多鸱鸺，解岭南野葛诸菌毒及辟温瘴。（前臆文为白圆点。）又，一名鸱（音述），多对啼。每啼。连转数音，其韵甚高。《广志》言：遮姑鸣云：“但南不北。”（如逃闻声，云：悬壶卢系颈）《古今注》云：“其鸣自呼”。（常向日飞，畏霜，早晚稀出，宿即以树叶覆其身上也。）《[南]越志》云：鸱鸺充鸟也，虽复东西回翔，然而命翻之始，必也南翥。其鸣自号“杜薄州食之亡疠”。此三说啼处，岂同于牛屋辩哉。唯《本草》说鸣云：“钩辘格磔（竹客反）”小类。

### ○鸱鸺

瘴广之南新、勤春十州，呼为南道，多鸱鸺。（《字林》：鸱鸺书作■〈母鸟〉字。又，《江表传》曰：孙权曾大会，有白头鸟集殿前。权曰，此何鸟

？诸葛恪对曰，白头公。张昭自以坐中最老，疑恪戏之，因曰，未闻鸟名白头公，请使诸葛复索白头姥。恪曰，鸟名鸚母，未必有对，请使辅吴复求鸚父也。又，《说文》；鸚从鸟，嬰声，■〈母鸟〉从鸟，母声。又，《曲礼》：鸚鵡能言，不离飞鸟。又，《山海经》云：数歷之山，其鸟鸚鵡。又云：广山有之，舌似小儿舌，脚指前后各两指扶，南徼外有五色、纯白、纯赤者”。)翠衿丹觜，巧解人言，有鸣曲子如喉转者。但小，不及于陇右，每飞则数千百头。（《南史》云：“天竺迦昆利国，元嘉五年，献赤白鸚鵡各一头”。又，《汉献帝传》曰：兴平元年，益州蛮夷献鸚鵡三枚，各食三升麻子。云：此鸟有损无益，诏归本土。）食木叶榕实。凡养之俗，忌以手频触其背，犯者即多病颤而卒。土人谓为鸚鵡瘡，愚亲验之。咸通十年夏初，有三木舶将五色鸚鵡至者（《南方异物志》：鸚鵡有三种，青者大如乌白，白者大如鹅，五色者大于青者，五色者出杜薄州也。），虽绣羽锦衣而病其胡语。昔，天监年，交州有献能歌鸚鵡者，诏亦不纳。（【？】人张华有白鸚鵡，华每行还，輒说童吏善恶，后寂然无言。华问其故，鸟云：见藏瓮中，何由得知。华在外令呼鸚鵡，鸚鵡曰：昨夜梦恶，不宜出户。华犹强之，至庭为鸚所获。人教其啄鸚脚，仅而获免。又，《幽明录》：晋司空桓豁在荆州，有叅军剪五月五日鸚鵡舌，教令学语，遂善能效人语笑声。司空大会吏佐，令悉效四座，语无不絕，似有一佐，鼙鼻语难学，学之未似，因内头于瓮中以效焉，遂不异也。后，主典人盗牛肉，鸚鵡白叅军。叅军曰：汝云盗，盗肉当应有验。鸚鵡曰：以新荷里，着屏风后。检之果获。而盗者怨患，以热汤灌杀之，叅军为之悲伤。累日遂请杀此人。司空曰：不可以禽鸟故而极之于法，令止五岁刑也。又，《淮南万毕术》云：寒皋断舌可使语寒。皋，一曰：鸚鵡。）

### ○赤白吉了

某年，普宁有廉州民，获赤白吉了各一头，献于刺史者。其赤者，寻卒；白者，久而能言。凡笑语悉皆敦人，斯珍禽也（吉了，身黑觜赤，首戴黄冠，善敦人笑言，声明切于鸚鵡，好食鸡子饭也）。

愚按，云物上瑞，鸟兽中瑞，草木下瑞，夫圣人至德所临，则嘉祥必见，故前有引赤雀白雀、赤乌白乌、赤燕白燕之流众矣。《瑞应图》曰：赤雀，瑞鸟也（云云）。

又，孙氏曰：王者，奉已俭约，尊事耆老，则见。秦缪公出狩，至于咸阳，日稷庚午，天震大雷，有火下，化为白雀，衔绿丹书，集公交车。公俯取其书。言“缪公之霸，讫胡亥秦家世”事。

又，《礼稽命征》曰：得礼之制，泽谷之中，有赤乌焉。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德至鸟兽，则白乌下。

又，《熊氏瑞应图》曰：王者八要。有序经纬不差应时之性命，则赤燕衔丹书而至。白燕事略同也。

愚又见顾野王，以远方所贡赤白鹦鹉，编为瑞者。今因录赤白吉了，亦请附焉。（《宋记》曰：文帝元嘉中，湘州献赤鹦鹉。臧荣绪《晋书》曰：义熙中，林邑献白鹦鹉也。）

### ○绯猿

公路，咸通十年，往高凉，程次青山镇（镇府设以备他盗也）。其山多猿，有黄绯者。绯者，绝大，毛彩殷鲜，真谓奇兽。夫猿，则狙獾（猿五百岁为獾。《抱朴子》曰：猴寿八百岁。繁露曰猿，似猴大而黑，长前臂。猿所以寿者，好引其气也）、猱（猴也）、狢（似猿）之类，其色，多傅青白玄黄而已（《小说》云：吾彦为交州时，林邑王范能，献青白猿各一口。《山海经》云，堂庭山多白猿。今三峡有白额猿）。

按《楼炭经》云，鸟有四千五百种，兽有二千四百种。《白虎通》云，羽虫三百六十有六，凤为之长；毛虫三百六十有六，麟为之长。今则岂可穷其族类欤。其猿能伏鼠（《论衡》曰：鹿之角足以触犬，犹猴之手足以搏鼠，然而，鹿制于犬，猴伏于鼠。亦如《淮南子》云，狙使虎申，蛇令豹止。物各有所制也）。多羣行，玄者善啼（雌黄而雄黑也）。啼数声，则众猿叫啸腾掷，如相（去呼）焉。其音，凄入肝脾，韵含宫征，方知当（去呼）一部鼓吹，岂独于鼃声者哉。愚因召猎者捕而养之（目为巴儿）。极驯，不贪食，于树杪间，呼之则至，但臂长，身不便于行而未见通膊者也。后一岁，自潘州回路，历仙虚（潘茂真人烧丹之处，南人呼市为虚。今三日一虚。按神农氏，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盖取之噬嗑，易下系噬嗑，合也，市人之所聚异方之合耳）。闻旧山猿啼不食而卒。噫，其为兽之性一何仁耶！是知邓艾感事投弓，故无虚语。且，梁朝猿卒，责食吏违四日方送鹿心柿四贯，及责玄圃养猿吏，云：“残林犹获子，堪杖四十”，复引“鸡豕鹅魂、狗盖马帷”之事瘞之。

又，陆机快犬黄耳能解人言，常传书自洛至吴，纔半月而返。及死，机为制棺椁殡之，村人号为黄耳冢。愚遂敦其事，藉之以薪，藏之以坎。

### ○蚺蛇牙

蚺蛇，大者长十余丈，围可七八尺。多在树上，候麋鹿过者，吸而吞之，至鹿消，即缠束大树，出其头角，乃不复动。夷人伺之，方以竹籤籤杀之，取其胆也。亦如“巴蛇食象，三岁而出其骨”（《金楼子》云：“楚词云，蛇有吞象，厥大如何”）。故《南裔异物志》曰：“蚺惟大蛇，既洪且长，采色骏萃，其文锦章，食灰吞鹿，腴成养创，宾享嘉食，是豆是觞”。言其

养创之时，肪腴甚肥美。搏之以妇人衣，投之，则蟠而不起（《证俗音》云，蚘蚘肉，食之辟蛊毒）。

《元和御览》引《括地志》云，蚘蚘牙长六七寸，土人尤重之，云辟不祥，利远行。卖一枚直牛数头。愚按，古方刮虎牙治犬咬疮，神效无比，未闻蚘蚘牙有利于人者。《抱朴子》云，蔡诞入山还家，云被谪到昆仑。昆仑下，白虎蚘蚘长百余里，口中牙皆三百斛船大，一何壮哉。比广州南海县每年端午日，常取其胆供进。蚘则诸郡采送。录事叅【军？】亲看出之。

按《晋中兴书》曰，颜含■〈女更〉病困，须蚘蚘胆，不能得，含忧叹。累日，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，乃蚘胆也。童子化为青鸟飞去。以此验之，真胆不可得也。近勅令桂贺泉广四州，轮次进焉。其膏，俗传不利人，其皮可鞞鼓。今潮州和鳞为之，声绝，鸣与象皮鼓相类（蕃船上多以象皮鞞鼓。鼓长而头尖，状如枣核，谓之槟榔鼓。《广志》云，象性：久别见其子，皮必泣，一枚重千斤）。《南越志》云，开宁县多蜈蚣，大者，皮可以鞞鼓（沈莹《异物志》云，东南海中，蜈蚣长数丈，噉牛，俚人秋冬间遇之，鸣鼓与春堂驱逐）。

### ○红蚘

公路至雷州，对岸倚舟，候风势。见羣小儿簇二巨蚘，各长丈余。一如孔雀珠毛色，金翠夺目；一如真红色，鲜明若血。又有十余头白蚘，前后相次，若导从，俱入一榕藤窍内，竟不复出。故知蚘有草木水土四种，其类不可穷也。

又，归化县有两头蚘，《南越志》云，无毒，夷人饵之。《兼名苑》云，两头蚘，一名越王约发，俗占见之不祥，然《论衡》引楚相孙叔敖“二佑”者，何也？《会最》又云：浑夕之山，器水出焉。有蚘一首两身，名曰肥遗，见则大旱。管子曰，涸水之精，名曰螭（音威），一头两身，以其名呼之，可使取鱼鳖，长八尺蚘也。

愚又忆，近事韦中令皋，镇西蜀时，有黄柑一树，方熟，忽数夕，众实皆落，唯树杪一蒂独存，其大如碗，枝叶滋茂，异于常者。园吏具白韦令。韦令亲视之，曰，此奇果也，非臣下宜食，议欲表进，令去蒂尺余折之。其实从蒂自落。有善医者咎殷，侍立，曰：凡木实，未过时蒂脱者，乃实之病也。请针验之。韦令再三，方许咎殷引针就蒂刺之，其实应手而转股，则连下一刺，血溅盈袖。韦令大惊，因命破之，乃两头蚘也。《异苑》又云，河内司马元胤，元嘉中为新涂令，丧官，月旦祭柑，化而为鹅，又何怪也。

### ○蛤蚧

蛤蚧，首如蟾蜍，背浅绿色，上有土黄斑点，若古锦文，长尺余，尾绝短。其族则守宫（《博物志》云，蝮蜓，以器养之，食以朱砂，体尽赤，满七斤

，捣万杵，以点女人支体，终身不灭，淫则点落，故号守宫，汉武为之有验也）、刺蜴（《搜神记》谓之刺蜴）、蝮蜓（《证俗音》云，山东谓之■〈虫未〉■〈虫觅〉，音“七赐”、“名敌”反。陕以西谓之壁宫。■〈虫未〉■〈虫觅〉，字见《韵集》。又，《说文》曰，在壁曰蝮蜓，在草曰蜥蜴。《古今注》：一曰，龙子，善于树中捕蝉食之；五色曰蜥蜴；短大者为蝮蜥。一曰，蛇师，大者，长三尺，其色玄紺，善魅人。郑虔又云，蝮蜥、蜥蜴、蝮蜓、守宫，别四名。又，蝮蜥，蛇医也），多居古木窍间，自呼其名，声绝大。或云，一年一声，验之非也（端州大廳蛤蚧，州吏云，有来多年，至今每鸣，或三声或一声不定也）。

又有十二时虫，亦其类也。大者一尺，尾长于身，背生鬣鬣，行疾如箭。传云，自旦至暮，变十二般色，伤人必死。愚尝获一枚，闭于笼中，翫之，止见变黄褐赤黑四色。一云，其首随时辄作十二属形，乃言之过也。

### ○红蟹螯

儋州出红蟹（颜之推云《说文》或作■〈鱼解〉），即：蝮蜥、拥剑（《证俗音》：蝮蜥，大蟹也，音“由俾”、“莫侯”反。又，《古今注》云【云】，拥剑一名执大螯赤。《颜氏家训》云：拥剑状如蟹，但一螯大耳。《异物志》：俗谓之越王铃下。何逊诗云“跃鱼如拥剑”，是不分鱼蟹也）、螯蜥（《证俗音》：有毛者曰螯蜥，无毛者为螯蝮，堪食。俗呼彭越，讹耳。《世说》云：蔡司徒误食螯蜥，吐，下，谢。仁祖曰，卿读尔雅不熟，几为劝学死。蝮音滑）、倚望（《临海异物志》：倚望，常起顾睨西东，其状如螯蝮，大，行涂土，四五进，辄举两螯八足起，望行如此。青色也）、招潮（《修文殿御览》：招潮，小螯蝮，壳白。依潮。潮长，皆坎外举螯，不失常期，俗言招潮子也）、竭朴（《临海异物志》曰：竭朴大如螯蝮，壳黑斑，有文章，常以大螯障目，屈其小螯取食也）、沙狗（《临海异物志》：沙狗似螯蝮，壤沙为穴，见人则走，易处不可得也）、芦虎（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曰：芦虎似螯蝮，两螯正赤，不甲食也）、数丸（《名苑》曰：沙丸形似螯蜥，竞取土，各作丸，满三百而潮至）。

大小壳上多作十二点深燕支色，亦如鲤之三十六鳞耳（陈思王云：五尺之鲤、一寸之鲤，但大小殊而鳞之数等），其壳与虎螯堪作迭子（虎蟹，赤黄色，文如虎首斑）。至于鸚鵡、螺杯，不同年而语也（鸚鵡今多之，名见《吴均集》：鸚鵡，两鸟也，喙大而匈一尺，黄赤色，受二升，堪为酒杯。《南越志》曰，一名越王。乌竺法真登罗山疏曰，鸟状似鸚鵡口，勺可受二升，南人以为酒杯，珍于“文蝶鸟不饵虫鱼，惟噉木叶，粪似熏陆香”）。按蟹，一名蛭（音诡）。《广雅》云：雄曰■〈鱼良〉■〈鱼岂〉，雌曰博带。《抱朴子》

又云：山中辰日称无肠公子，蟹也。《古今注》云：小蟹一名长卿。《广志》云：铺（音脯），小蟹，大如货钱。又，蟹奴如榆莢，在其腹中，生死不相离（《博物志》曰：南海有水虫，名曰葡，蚌蛤之类也。其中小蟹大如榆莢。葡开甲食，则蟹亦出食，葡合，蟹亦还入，始终生死不相离也）。《山海经》载千里蟹（《金楼子》云：天下之大，物有北海之蟹）。《洞冥记》有贡百足蟹，长九尺四螯者。今恩州又出石蟹，其类则零陵燕、湘乡鱼、建宁虾、绵谷蟹也（零陵石燕遇雨则飞。又庾穆之《湘州记》云：湘乡县有石鱼山，色黑而理若鱼，开发一重，輒有鱼形鳞鬣首尾若刻画，烧之作鱼膏臭，亦如《水经》云：郟乡县西石山虾■〈虫麻〉。《南越志》：建宁县出石虾也。又《年代录》云：石季龙时，利州绵谷县山北溪中有石蟹数千头，登岸暴田苗，发军残毁，至今蟹无头也）。

### ○蛺蝶枝

公路南行（歷悬藤峡，峡即富州界也），维舟饭，水手，觀崑侧，有一木，五彩。初谓丹青之树（《武陵记》：辰州嵩溪有丹青树，直上可笼云，下无枝条，上有五色叶，图如华盖。《玉屑》云按，在辰阳县也），因命童仆采之。顷获一枝，尚缀嫩蝶，凡二十余个。有翠绀缕者、金眼丁香眼者、紫斑眼黑花者、黄白者、绯脉者、大如蝙蝠者、小如榆莢者（沈佺期赋云“二角六足，蠕腹状蛾，脉绀缕以立翅，点赭珠以绀窠”也）。愚因登岸视之，乃木叶化焉。是知蝶生江南甘橘树中（《古今注》：蛺蝶，一名野蛾。江东人谓之捩末。其大黑邑或青斑者，名鳳子，一名鳳车，一名鬼车是也）。麦为■〈虫奄〉蝶，乌足之叶为蝴蝶，皆造化使然，岂虚语欤（公路尝见卢员外肇说，捉得一粉蝶，如两手大，上有散绿点，丁香眼，前翅头两画燕支色，后翅为燕尾分。亦蝶之异也）。

又，《会要》云：大食国西邻大海，尝遣人乘船，经八年未极西岸，中有一方石，石上有树干，赤叶青树，生小儿，长六七寸，见人皆笑，动其手脚，尻着树枝。其使摘取一枝，小儿死也。《异苑》：太元中，汝南人入山伐竹，见一竹中央，虵形已成，上枝叶如故。吴郡桐庐民，尝伐竹，遗竹一宿，见雉头颈尽就，身犹未，此亦竹为虵，虵为雉也。

### ○红蝙蝠

红蝙蝠出泷州，背深红色，唯翼脉浅黑，多双伏红蕉花间。采者若获其一，则一不去。南人收为媚药，与象鼻虫、蜚珠、■〈虫庞〉■〈虫降〉、诺龙为比。（象虫，有鼻，长二寸许而红，其前翼曲尘色，副翼为斑红色，多在龙眼树上。蜚珠，《广州记》云：蜚形如熨■〈豆斗〉。郭璞云，形如惠文冠，青黑，十三足，雌常负雄，取之必得其双。子如麻，子堪为酱，即蜚子酱也



。其珠如粟黄，南人或带或磨饮之，云利市。■〈虫庞〉■〈虫降〉生于橄榄树上，自呼其名，声响岩谷。诺龙，纯雄无雌，出泷州。水族至其前者，即跳跃自置，诺龙取而食之。房千里《投荒录》亦具记）。王子年《拾遗》云有五色蝙蝠。《异物志》：鼉鼠鱼，因风雨入空木而化为蝙蝠，其肉甚美。《灵芝图说》曰：蝙蝠（《古今注》一曰仙鼠，五百岁则色白脑重，集物则头垂，故谓倒挂蝙蝠。食之神仙。《水经》云：夷道县丹水遥亭下，有石穴，穴中有蝙蝠，大者如鸟，倒挂。与《玄中记》说略同），服之寿万岁。

又，《媚药》载：嗽金鸟辟寒金（三国时，昆明国贡魏嗽金鸟，鸟形如雀，色黄，常翱翔海上，吹金屑如粟，铸以成器服，宫人争以鸟所吐金为钗佩，谓之辟寒金，以鸟畏寒也。又，宫人相嘲味：不服辟寒金，那得帝王心。）、龙子（事具蛤蚧）、布穀脚胫骨（媚药也，男左女右，带之置水中，能相随逐。《尔雅》云：鸣鳩，今人云布穀，牝牡飞鸣，以翼相系，云鸣鳩拂其羽）、鹊脑（《淮南万毕术》曰：鹊脑令人相思）、砂■〈禾委〉（一名苟子，能倒行，置枕中，令夫妻相好，事见《陈藏器本草》）、■〈蓀，去系〉草（姑媯山帝女死焉，其名曰女尸，化■〈蓀，去系〉草，其叶胥成，言叶相重，音“亦遥”反。华黄。服之媚于人。一名荒夫草，即此是也）、苟草（青要之山有草，状如蓀菅，似茅也。方茎，黄华，赤实。其本如藁本，名曰苟草，或作苞。服之美人色，令人更美艳也）、左行草（使人无情。范阳常进《大业记》：错。彩蔓花似左行草，花叶纖长而多色，正赤，甚美香也）。独未见録红蝙蝠处，岂阙载乎？又有无风独摇草，亦生岭中，男女带之相媚，头若弹子，尾若鸟毛，两叶开合，见人自动，故曰独摇草（《本草拾遗》具也）。

又，陈藏器云：榼子，蔓生，取子中。人多食之，主蛊毒，带于衣令人有媚，多迷人子。如土瓜，无毛，秋熟，色赤，形如酒榼也。

### ○金龟子

金龟子，甲虫也。五六月生于草蔓上，大于榆荚，细视之，真帖金龟子，行则成双，类壁龟耳（事见《洞冥记》）。其虫，死则金色随灭，如荧光也。南人收以养粉，云与永粉相宜。按竺法真登罗山疏曰：金光虫，大如斑苗，形色文采全是龟。余偶得之，养玩弥日，疑此是也。

又，《南雍州记》曰：石桥水经南阳，结为池，出灵龟，色如金缕也（《玉屑》亦具。《论衡》又云：龟，三百岁大如钱，蓍七十岁，生一茎，此神物，故生迟也）。

### ○乳穴鱼

全义之西南，有山曰盘龙山。有乳洞斜贯，一溪号曰灵水。（《洞记》曰：山曰灵山，水曰灵水，幽而有灵，是以名也。且地志山经所不载。又云：鱼

无大小，修尾四足，朱丹其腹，游泳自若。渔人不敢钓之）昔有人，穷其源至数日者，罾炬多为白蝙蝠所扑，中若风雨声，习习然，皆毛战不敢进。盖神仙之窟宅，岂腥膻者拟容易造乎夫！

天下名洞三十有六，而洞庭林屋当其九也。（按，洞庭林屋，即吴王使龙威丈人得禹书之处。《禹书》一曰《灵寳经》，三卷。亦曰《灵寳符》。吴王斋戒受之，不解其词，乃遣使，赍此以问孔子。孔子不发其函而言：昔闻有童谣曰：吴王出游观五湖，龙威丈人名隐居，比上包山入唐墟，乃造洞穴窃禹书，天帝大文不可舒，分强取之令国虚。又，华阳洞是林屋洞之右门也）其小者，不可胜言，得非名在九微志中世俗所未闻耶。其洞有金沙龙盆鱼，皆四足，修尾丹腹，状若守宫，游泳水滨，人莫敢犯。

按《御览》云：盘龙山，天寶六年，改为龙蟠山。山有石洞，洞中有石床石盆。人每秉烛游者，尝见龙迹洞中。小水，水有四足鱼，皆如龙形，人杀之，即风雨也。然唐韵云：■〈鱼〈𠃉上羽下〉〉鱼，名四足。《山海经》云：人鱼如■〈鱼帝〉（音啼）鱼，四脚。出丹洛二水，有鲩。大者，谓之■〈鱼役〉（音啼）。《尔雅注》：鲩似鲈，四足，声似小儿，但未见言其可致风雨耳。公路因思道：书说五头鱼（张天师《二十四治》具之）、三足鹿（翔法师云：四明山有白鹿，三头三足，即葛仙公桐杵所化），皆神化所致，不可以类而称也。若以鱼之异者，则醴水之鱼名朱鳖，六足，有珠（《吕氏春秋》其江赋云“頰鳖肺跃而吐玦”是也）。

又，歷涧潭有五色鱼，俗以为灵而莫敢捕，因谓是水为龙鱼水（水合汧水）。

又，丹水出丹鱼。先夏至十日，夜伺之，丹鱼必浮水，侧赤光上照，赫然如火，网而取之，割血以涂足下，则可步履水上（出丹水县。抱朴子其《南越志》云：有鱼名■〈虫葛〉，色黄味美，夜即有光，一如照烛）。

又，翔法师云：鯨（音芥）鱼，一首十身，气如麝芫。（《山海经》何罗鱼，一首十身，音如犬吠，食之已痛也）。《初学记》引鱼鲤，背上有斑文，腹下有纯青，海水将潮及天将雨，毛皆起。潮还天晴，毛则伏。常千里外可知海潮。亦如《博物志》云：牛，鱼也。又，金鱼脑中有麸金状，如竹头鱼，出邛婆塞江（一名江鱼，常食麸金）。

又，吴王江行，食鲈有余，弃江中为鱼。今江中有鱼名吴王余鲈者，长数寸，大如簪是也。

又，魏武四时食制曰望鱼，侧如刀，可以刈草，出豫章。白发鱼，戴发，形如妇人，白肥无鳞，出滇池。

又，郭延生《述征记》曰：城阳县城南六里，尧母庆都墓庙前，一池鱼

，头间有印文，谓之印颊鱼，非告祠者捕不得（《临海志》又曰：印鱼鳞，额上四方如印，有文章，诸大鱼应死者，印鱼先封之）。

又，《临海异物志》：■〈鱼展〉鱼如指，长七八寸，但有脊骨，好作羹，滑美似饼，大者如竹，曝作烛，极有光明。

又，比目鱼一名鰈（音撮），一名鰈（音兼），状似牛脾，细鳞，紫黑色，一眼两片，相合乃行。沈懷遠《南越志》谓之板鱼。亦曰左介，介亦作鮓（《唐韵》：鮓，比目鱼也）。《吴都赋》云：双则比目，片则王余。陈仲弓《异闻记》：东城池有王余鱼，池决，鱼不得去，将死。或以镜照之，鱼看影，谓其有双，于是比目而去。《异物志》：南方镜鱼，圆如镜也。

又，《异苑》云：■〈鱼陷〉（音陷）鱼，凡诸鱼欲产，■〈鱼陷〉鱼輒以头冲其腹，世谓众鱼之生母。

又，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：鹿鱼，头上有两角，如鹿。又云：鯪（闾蒸反）鱼，背腹皆有刺，如三角菱。

又，《神异经》云：黄公鱼，长七八尺，状如鳢鱼。昼在石湖中，各化为人，刺之不入，煮之不死。以乌梅二七煮之，即熟，食之治邪病。若此之类岂胜言哉。

### ○鱼种

南海诸郡，郡人至八九月，于池塘间采鱼子，着草上者，悬于灶烟上（鱼，八九月，多于水韭上放子，水西菜上放子。水西菜，即水草也。土人呼之，未详）。至二月春雷发时，却收草，浸于池塘间，旬日内，如虾■〈虫麻〉子状，悉成细鱼，其大如发。土人乃编织藤竹笼子，涂以余粮或遍泥蛎灰（禹，余粮也。蛎灰即《异物志》古贲灰、牡蛎壳。又，《南越志》：蛎，蚝甲也）。收水以贮鱼儿鬻于市者，号为鱼种。鱼即鯪鲫鳢鲤之属（鯪鱼，其鳞如银，肉白如雪，脆而且甜，偏宜作鲙，北中无也，故《异物志》曰：南方鱼，多不肥美，唯鯪鱼为上，作鲙无比，作炙尤香美。又，《楚词注》曰：鯪■鱼，《说文》作■〈鱼脊〉，永嘉讹作鲫。《证俗音》曰：吴人呼为鲫鱼也），于池塘间，一年内可供口腹也。

愚按陶朱公《养鱼经》曰：朱公谓：威王治生之法有五，水畜第一。水畜，鱼池也。以六畝地为池，池中有九洲，求懷妊鲤鱼长三尺者，任二十头，牡鱼四头，以二月上庚日内，池中令水无声，鱼必生。至四月内，一神守，六月内，二神守，八月内，三神守，神守者，鳖也。鱼满三百六十，则蛟龙为之长，而将鱼化飞去。内鳖，则鱼不复去。池中周遶九洲无穷，自谓江湖也。至来年二月，得鲤鱼长一尺者一万五千枚，三尺者二十四枚。至明年，得长一尺者十万枚，长二尺者五万枚，长四尺者二十四枚，留长二尺者二千枚作种所养

（理不相长也）。又，欲令生鱼法，要须载取蕞泽陂湖饶大鱼之处近水际土寸余，载以布池底，三年之中即有大鱼。此由土中先有大鱼子，得水生也。

又，《南史》云：始兴卢度，字孝章，有道术，隐居。屋前池养鱼，皆名呼之，次第来取食乃去也。

又，拂菻国有羊羔，生于土中，其国人候其欲萌，乃筑墙以院之，防外兽所食。然，其脐与地连割之，则死。唯人着甲走马，击鼓骇之，其羔惊鸣，而脐绝，便逐水草。炀帝欲通之，竟不能致。贞观十七年，其王波多力遣使，献赤颇黎金精等物。

又，《博物志》云：取鳖，剉如棋博，赤菟汁和，令厚，以茅苞之，六月中，投于池泽中，经旬齑齑成鳖也。

### ○水母

水母，《兼名苑》云：一名蚌，一名石镜。南人治而食之，云，性热，偏疗河鱼疾也。其法，先以草木灰退去外肉，中有一物，或紫或白，合油水，再三洗之，杂以山姜荳蔻煮过，其莹彻不可名状，至于真珠、紫玉，无以比方。此物须以姜醋食之，盖相宜也。

按《博物志》云，东海有物，状如凝血，纵广数尺，无正员。名曰蚌，亦无头目肠藏，众虾随之。越人食之。《稽圣赋》云：水母，东海谓之■（虫宅）（音蜡）。正白，蒙蒙如沫生物，皆别无眼耳。故不知避人，常有虾依随之，虾见人惊，此物亦随之而惊，以虾为目，自卫也。亦如视肉有眼，以物摘之，则其眼移处（《山海经》曰：视肉，聚肉也。形如牛肝，有两耳，食之，尽寻复生也）。

## 卷二 ○蚊母扇

端新州有鸟，类青鹞而嘴大，常在池塘间捕鱼而食，每作一声则有蚊子羣出其口（今谓之吐蚊鸟）。按《尔雅注》，鷩鸟似乌■（暴鸟）而大，黄白杂文，鸣如鸽声。《广志》云蚊母。此鸟吐出蚊也。土人云其翅堪为扇，唯辟蚊子，与陈藏器说同。

又云，塞北有■（亡上虫下）母草，岭南有■（亡上虫下）母木。此三色，异类而同功。《南越志》又云：古度树，一呼郗子，南人号曰■（木宅）（日亚反），不华而实。实从木皮中出，如缀珠瑯，其实大如樱桃，黄即可食，过则实中化为飞蛾，穿子飞出。愚验之，亦有为蚊子者。

### ○鹅毛被

邕之南有酋豪，多熟鹅毛为被（毛取项上及腹下嫩毛，蒸治之），稻畦衲之，其温软不下绵絮也（一云甚宜小儿。愚记陈藏器云，鹅毛主小儿惊癇者

，盖为此也）。按《上古十纪》有《合雒纪》，教人穴处自食鸟兽，衣其皮毛，岂逖夷尚敦古之遗风耶。愚忆《会要》载女国毛裘，都播国缉鸟羽以为服；《洞冥记》云董谒聚鸟兽毛寝；《家训》云朱詹饥即吞纸，寒即抱犬读书，亦事较著者也。

### ○红虾杯

红虾出潮州、番州、南巴县。大者长二尺。土人多理为杯，或扣以白金，转相饷遗，乃玩用中一物也。王子年《拾遗》云：大虾长一尺，须可为簪。《洞冥记》载虾须杖。（马丹常折丹虾须为杖，后弃杖为丹石于海傍也。王隐《晋书》云：吴复置广州，以南阳滕循为刺史，或语循“虾须长一丈”，循不信其人。后故至东海取须，长四丈四尺，杖以示循，方乃服也）。然《兼名苑》云：广州献虾头杯，简文将盛酒，无故自跃，乃不复用。

愚又按《毛诗义疏》：贝大者有一尺六七寸。今九真交址以为杯盘，实奇物也。（《六韬》：商王拘周西伯于羑里，太公与散宜生金千镒求珍物，以免君罪。九江之浦有大贝，《百慝诗》作朋也。）《广志》云：海文蠡有大者，受一■〈豆斗〉，南人以为酒杯。

又，《搜神记》：谢端侯官人，少孤，为乡人所养。年十八，恭谨自守，后于地下得一大螺，如三■〈豆斗〉盆，将置瓮中。早至野，还，见有饮饭汤火处。端疑之，于篱外窥见一少女，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，便入问之。女答曰：我天汉中白螺素女，天帝哀卿少孤，使我来相为守舍炊爨，使卿后得妇，当还。今无故相伺，不宜复留，今留此壳贮米，可得不乏，忽有风雷而去也。

又，《异物志》：苍鹰螺，江东人以为椀也。

### ○鸡毛笔

番禺诸郡如陇右，多以青羊毫为笔。昭州择鸡毛为笔，其三覆锋亦有圆如锥，方如凿，可抄写细字者。昔溪源有鸭毛笔，以山鸡毛、雀雉毛间之，五色可爱。征其事，得非入江淹梦中者乎。且笔有丰狐之毫（傅子云，汉末笔，非文犀之楨，必象遗之筮、丰狐之毫、秋兔之翰）、虎仆之毛（《博物志》有兽缘木，似豹，名为虎仆毛，可为笔也）、■〈虫向〉蛉鼠毛（《广志》云可以为笔）、鼠须（均州出）、羖■〈羊历〉羊毛（邛笮取腋下族毛）、麝毛、狸毛（郑公虔云：麝毛笔一管，写书直行四十张；狸毛笔一管，界行写书八百张）、马毛（嘉州）、羊须（陶隐居烧丹，封鼎际，用羊须笔）、胎发（吴姬多以小儿发为柱笔。郑虔云萧祭酒常用之。又，韦仲将《笔墨方》云：笔柱，或云墨池，亦曰承墨。又有柳笔、皮笔、铁笔也）、龙筋（《金陵拾遗》具）为之。然未若兔毫。其宣城岁贡青毫六两、紫毫三两、次毫六两，劲健无以过也。

。今岭中亦有兔，但纔大于鼠，比北中者，其毫软弱，不充笔用。是知王羲之叹江东下湿，兔毫不及中山。又，炀帝取沧州兔，养于扬州海陵县，至令劲快，不堪全用，盖兔食竹叶故耳。然次有鹿毛笔，普张华尝用之，不下兔毫。

按《博物志》云：笔，蒙恬所制世。有短书，名为《黄仲舒答牛亨问》，曰：蒙恬作秦笔，枯木为管，鹿毛为柱，羊毛为被。所谓苍毫，非兔毫也。夫有笔之理与书同生具。《尚书中候》云：龟负图，周公援笔寫之。其来尚矣。

### ○鸡卵卜

邕州之南有善“行禁”者，取鸡卵，墨画，祝而煮之，剖为二片，以验其黄，然后决嫌疑、定祸福，言如响答。据此乃古法也，《神仙传》曰：人有病，就茅君请福，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，须臾，茅君悉掷出，中无黄者，病多愈，有黄者，不愈，常以此为候。（《风土记》曰：越俗性率朴，淳而未散，至于有疾，不卜问祈请，言“天生天杀归自然”。及其意亲和合，即脱头上巾幘，解腰间五赤刀，以厚结之为交。拜亲跪妻，定交有礼俗。皆当于山间大树下，封土坛，祭以白犬一、丹鸡一、鸡子三，名曰木下墅鸡犬。在其坛地，民人畏之，不敢犯祝，曰：“天地父母，某月某日，甲与乙为友善，上下四旁莫不并见，卿乘车，我戴笠，他日相逢，下车揖，我步行，卿乘马，后日相逢，卿当下”，如此者数千百言，盖南人重鸡卵也）。

愚又见卜之流杂书，传虎卜、紫姑卜、牛蹄卜、灼骨卜、鸟卜，虽不法于蓍龟，亦有可以称者。

按《博物志》曰，虎如冲破又能画地，卜今人有画物上者，推其奇偶，谓之虎卜。《异苑》曰：世有紫女（一书紫姑），古来相传云是人妾，为大妇所嫉，每以秽事相役，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。故世以其日，作其形，夜于厕门间或猪阑边迎之，呪曰：子胥不在，是其婿名，曹夫人亦归去，即其大妇也，小姑可出。戏捉者觉重，便是神来。奠设酒果，亦觉面貌辉辉有色，即跳躁不住，能占众事，卜行来蚕桑。又善射钩，好则大舞，恶便仰眼。

又，魏畧曰：高句骊有军事，祭天，杀牛观蹄以占吉凶，蹄解者凶，合者吉。夫余国亦尔。又云，倭国，大事輒灼骨以卜，如先中州之令龟，视坼占吉凶也。

又，《会要》曰：东女国以十一月为正。每至十月，令巫者赍酒饌，诣山中，散麦于空中，大咒呼鸟。俄有鸟如雉飞入，巫者懷中因割其腹，有一穀，来岁必登。若霜雪，必多异灾。其俗因之名为鸟卜。武德中，其女王遣使贡方物也。公路又按，子路见孔子，曰：猪肩牛膊可以得兆，何必蓍龟？孔子曰：取其名也夫。蓍者耆也，龟者旧也。狐疑之事当时问耆旧也（又有螺段卜遗

)。

### ○鸡骨卜

南方逐除夜及将发船，皆杀鸡，择骨为卜，传古法也（《汉书郊祀志》云越祠鸡卜如鼠也。今南人憑之，颇有神验。每取雄鸡一只，以香米祝之，后即生折其腿，削去皮肉或烹取之。卜男，左。卜女，右。看之其骨，有二窍或七八窍。左为人，右为鬼，取阴阳之理也。乃以竹簪刺于窍中而究其兆，如人在上鬼在下为吉，人在下鬼在上为凶；如人鬼头相背，事迟缓；相就，事疾速）。卜吉，即以肉祠船神，呼为“孟公孟姥，其来尚矣”。按梁简文《船神记》云，船神名冯耳。《五行书》云：下船三拜三呼其名，除百忌。又，呼为孟公孟姥，刘思贞云：玄冥为水官，死为水神，冥孟声相似。又，孟公父名贲，母名衣。孟姥父名板，母名履。或云，冥公冥姥因玄冥也。（《异苑》曰：船神曰孟公孟姥。利涉之所虔奉，商贾之所崇仰也。荆州送迎，恒烹牛为祭。桓，宣武始镇陕西，不依旧法。发至洑州，平乘中江而漂，梢桅莫制，咒请立止）。

公路，咸通辛卯年，从茂名归南海，陆尽东口，行次水程，舟人具牢醴以祭船神，请愚为祝。词曰：岁在单阏，时及朱明，柳絮风老，桃华水平；倚兰楫兮，浅岸，张布帆兮，长汀；粤有舟子，请祷玄冥孟家。遂即，建高檣，开左郭，列■〈牛羊〉牲，呼著作，召灵胥，邀海若；对蛟浦而烹牢，当鹿床而命爵；于是，具六味，罗八珍，羽毛咸备，苏膏必陈；剖魄陆兮，合杂，剝博带兮，缤纷；螃玉色、鱼锦文、噎鸠饼、脆骑驴；酒新，无非可口，兼乃着人；果则，独根橄榄、焦核荔枝、三节■〈甘干〉■〈甘者〉、细腰蹙咨、署预蠡芥、素藕乌椴，委盘纂纂，堆案离离；更有越方之俦、解悟之輩，或衣朱裳，或涂翠黛，奏曲搗弦，燃胶爇蕙，初叙诃而迴瞻，遂传词而连嚏。词云：神下降兮，龙骧；巫欢喜兮，鼠态；驾雷电兮，荧煌；拥烟云兮，璦隼。又曰：船容裔兮，何在；櫓去稳兮，徘徊；絕驾波兮，此去；随駛潮兮，竭来。

### ○象鼻炙

广之属城循州、雷州皆产黑象，牙小而红，堪为笏裁，亦不下舶上来者（陶贞白云：凡夏月治药，亦宜以象牙置邊）。土人捕之，争食其鼻，云肥脆，偏堪为炙，滋味小类猪之含消（今之炙也）。亦不知一割牛心、猩猩唇之美也。

愚按■〈鱼替〉（子林反）鱼两味，犀有五肉，象有十二肉，其胆随月转耳。

陈藏器云：唯鼻是其本肉，诸即杂肉。凡象白者，西天有之（五真腊有战象五千头，《会要》云）。

又，供御阉国有青象，皆中夏无也。梁翔法师云：象一名伽那，《古训》云象。孕子五岁始生。《山海经》云：性妬，不畜淫子。

《西域记》云：有一僧行遇羣象，上树避之。象随倒树，负之至林中。有一病象，足疮而卧。引沙门手至所苦处，乃竹刺。沙门为拔去之，裂裳与裹。俄顷，一象持金函授病象，病象转授沙门。发视之，乃佛牙也。

又，《万岁历》曰：成帝咸康六年，临邑献象，一知跪拜。

《博物志》曰：日南四象各有雌雄，其一雌死，百有余日，其雄泥土着身，独不饮酒食肉。长吏问，辄流涕有哀状。

### ○鹅毛脰

恩州出鹅毛脰，乃塩藏鱮（音聿）鱼。其味絶美，其细如虾，虽郭义恭云：“小鱼，一斤千头”，未之过也（鱼大如针，蜀人以为酱也）。

又有嘉鱼出邕江石穴中，鱼下至梧州戎城县水口，絶肥美，亦堪为脰。左太冲《蜀都赋》云：嘉鱼出于丙穴。注云：丙穴在汉中沔阳县北。有鱼穴二所，常以三月八日取之。丙，地名也。鱼鳞细似鱮鱼（博物志说同）。或云：鱼以丙日出穴故。陈藏器云：嘉鱼，乳穴中小鱼，能久食，力强于乳丙者，向阳穴多生此鱼。鱼复何能择丙日出入耶？议者以陈言为是。酈善长云：穴口向丙。又引“栢枝山山有丙穴，穴方数丈，水有嘉鱼，常以春末游渚，秋入穴”，故知丙穴之鱼不独褒汉中有也（愚按，水中之穴者，谓之逵。据《山海经》云，半石之山，合水出其阳，多鱮鱼，其状如鳧，居达。达，水中之穴相交通者。鱮音腾）。

### ○桃榔炙

桃榔茎叶与波斯枣古散（古散堪为拄杖）、椰子、槟榔小异，其木如莎树皮，穰木皮，出面可食。（《广志》云：莎树出面。《华阳国志》云：郡少穀，取桃榔面，以牛酪食之。《吴录地志云》：交趾望县有穰木，皮中有如白米屑者，干捣之，水淋似面，可作饼。《临海志》：桃榔木作鋸铤，利如铁，中石益利，唯中蕉根致败。物之相伏如此。皮中有如米粉，中作饼饵。《会最》又云：都句树似栢榈，木中出屑如面，可啖，出交州。）

《洛阳伽蓝记》云，昭仪寺有酒树面木，得非桃榔乎？（《南史》云：扶南国有酒树，似安石榴，采其花汁停着瓮中，数日成酒，醉人也。）木理有文，堪为握槊局。（《兼名苑》云：其戏，阿育王弟善客造，梁天监中，始来中土。然《双六赋》云：诸葛恪开馆，延宾分曹，并戏此。则吴时已有。赋内警句云：若乃，位占列星，城分偃月。或七纵而七擒，或百犯而百伐。又，崔令钦六博云：握槊，胡戏。后魏等术。《艺传》云：胡王有弟一人，遇罪将杀之，弟从狱中为此戏，以上之意，言孤则易死。其后遂入中国。世宗以后，大盛



于时。有赵国李幼序洛阳丘，阿奴皆善之。梁武谓之“婆罗塞戏”，胡谓“六为堰数”、“二为鸞鸞”，今言“握槩么么”，皆转声也。或妄云曹子建为。盖以俱是魏，同得罪于是事，迹相似，因此疑误。）其心似藤心，为炙，滋腴极美，其须可为帚，香润绝胜梭柁。（《山海经》云：一名栟榈也。）

《书》云：缚唱国纳缚伽蓝（唐言新也），有佛帚迦奢草作也。

郭义恭又云：丑尉叟可为帚。陶胜力《集记》说：鸟帚一名丰贤当。

### ○红盐

恩州有塩场，出红塩，色如绛雪，验之即由煎时染成，差可爱也。公路记郑公虔云，琴湖池，桃花塩，色如桃花，随月盈缩，在张掖西北。隋开皇中常进焉（一云，十五日以前塩甘，月半以后苦也）。

按，塩有赤塩、紫塩、黑塩、青塩、黄塩。（《书抄》云：沈约《宋书》曰：虏至彭城，与张畅语“送白毡、赤塩”。又，郭璞《塩池赋》曰：“烂然汉明、晃尔霞赤”是也。又，虞世苗书云，蔡邕从朔方报羊月书云：幸得无恙，遂至徙所，自城以西，唯有紫塩也。《续汉书》云：天竺出黑塩。又，《北堂抄》引《博物志》云：北胡青塩，但以味色浮杂为不同耳）。

黄塩，安西城北涧中有色如茺菁华者（郑公亦述），成之自然，国之寶也。夫塩，《本草》云：牢肌骨，去毒虫，明目益气戎（塩即《万毕术》累卵是也）。亦有如虎、（周官）如印、（《博物志》具。又，《通典》云：九原岁贡印成塩。五原贡塩山四十颗。又，《水经》云：龙城池广千里，皆为塩而刚紧。有大塩，方如巨枕者。又，《南史》云：大同中，外国有献鸣塩枕者。）如伞、（《荆楚记》具）如石、如水精状者。（《南史》：月支恒水下有真塩，色正，白如水精。）或朝取暮生。又，非煮海所致者也。

### ○米■〈麦并〉

广州南尚米■〈麦并〉，合生熟粉为之，规白可爱，薄而复肋，亦食品中珍物也。按，梁刘孝威“谢官赐交州米■〈麦并〉四百屈”。详其言，屈岂今之数乎？且前朝短书杂说即有：呼食为头（梁元帝《谢赐功德净馔一头》云：瑶器自满，金鼎流味，浆含都蔗，味资石蜜。又，《谢赉功德食一头》云：天厨净馔，庵罗法菓。又，刘孝威《谢赐圣僧余福果食一头》云：五杏七桃，灵瓜仙枣）、以鱼为■〈豆斗〉（《梁科律》：生鱼若干■〈豆斗〉）、茗，为薄、为夹（温贡茗，二百大薄。又，《梁科律》：薄若干夹，云云）、笔，为双、为床、为枚（《搜神记》云：益州西有神祠，自称黄石公，祈祷者持一百纸、一双笔、一丸墨。先闻石室中有声，便具吉凶，不见形也。南朝呼笔四管为一床。梁简文帝《答徐摛书》云：时设书幔，乍置笔床。《梁令》云：写书笔，一枚一万字）、墨，为螺、为量、为丸、为枚（陆云《与兄书》

：今送墨二螺。《妇人集》：汲太子妻李【氏？】《与夫书》云：致尚书墨十螺。《梁科律》：御墨，一量十二丸、皇后妃，一量一百丸。蔡质《汉官仪》曰：尚书令、仆丞郎，月赐隃麋大墨一枚，小墨一枚。宋元嘉中格写书，墨一九，限二十万字）、纸，为番、为幅、为（阙 湘东启上：荆武纸万幅。笔四百枚。《简文帝集》：绎启：谨奉红笺二千番。陆倕有《谢安成王赐西》笺：纸一万幅。梁简文帝又云：特送四色笔三万枚。湘东王。《会最》云：晋宋间有一种纸或一幅长丈余，言就缸中抄之，世谓璽纸。又云：张载纸铭、晋载纸为番。纸字从系，蔡伦造纸从巾）、布、为鼓（梁祖布五文度曰取薄布二十疋为一鼓）、锦为两（王佐云：币锦二两为一两，一两一疋，二丈为端也。《左传》云：归夫人重锦三十两。注：锦以二丈双行，故曰两，三十疋是也）、衣为裁（陆倕《谢安成王楚越衣二裁》。沈约有《谢葛衫二裁》也）、袈裟为缘（梁文帝云：蒙赉鬱金泥细衲袈裟一缘，忍辱之铠，安施九种功德之衣，惭愧八法）、奴为头（简文帝书言：安吉王饷胡子一头云。方言异俗，极有可观，山高海深，宛在其貌。《梁科律文》云奴一头、婢一头）、麝为子、蜡为■〈麦并〉（麝香如干子，蜡如干饼，齐建武四年事）、槟榔为口，胡桃为子、为口（陆倕《谢安成王赐槟榔一千口》。又，《谢胡桃一千子》。又，沈约《谢赐臣交州槟榔千口》云：龙编嘉实，厥包遐远），其事不可备论。

今高州多采藟为麻■〈麦并〉，绝宜入味，极芳美。《方言》云：人谓署预为藟是也。

又，都播国土多百合，亦有取根以为粮者（事具《会要》。《本草》云：署预一名山芋。《山海经》云：景山名藟蓂，江南单呼为藟。语有轻重也。其法：采藟去外皮，磨之，曝干为粉。临用时，别取藟磨取湿者溲之。他如面法）。

琼州，溲为汤■〈麦并〉（颜之推又云：■〈卅鳧〉茨，今去墨皮以为粉，作汤■〈麦并〉甚光滑）。

### ○食目

韶州菜有茺菁，郡人采之为菹，脆而且甘，不失北中味也（方言藟菹，茺菁也。陈楚之郊谓之藟，齐鲁之郊谓之菹，关之西谓之茺菁，赵魏之间谓之大芥。郭璞注：姜，音蜂，江东音菘。又云，紫华者谓之芦菘。《证俗音》曰：菘，芦菘，茺菁属，紫花又【大？】根，俗呼为菘也）。愚按，顾启期《娄地记》曰：薛山者，昔有薛伯道居此山，不知何时人，好稼植，缘海散茺菁子。今海边尚有此菜，云伯道所种，又按司马相如《凡将篇》，谓为茺菁当门（《证俗音》冥）。《小学篇》曰芴（阙）菁。《会最》又云：以子，江南种变为菘。菘子，黑。茺菁子，紫赤也。又据南朝食奠中有芥子酱、芦卜根、菹

菘之类。是江南为“菘”验也（《证俗音》云小学章作阙）。今番禺，唯韶州产芜菁、林檎、木瓜（《广志》云：一名里琴，似赤柰，《齐民要术》曰林檎，堪为麪。《尔雅》曰：楸木，瓜也。贾思协云：凡书厨中安麝香、木瓜，即无蠹）。

勤州出栗子（形味俱劣。一年，栗方熟。羣鸚鵡至，俱啄食而尽）。

窰州出梨。梨大如拳，有类浙东成家梨。可蒸而食，乃皮厚肉硬。又，非哀家梨也（缙云成家出此梨，因以为名）。《世说》云：桓南郡玄每见人不快，辄嗔曰：君得哀家梨，当复不蒸不食（旧语秣陵有哀仲梨，甚大如升，入口便消，言愚人不别味，得好梨而蒸食也）。

广之人食品中有团油饭（凡力足家有产妇，三日、足月及子孙辟【？】为之，餽以煎蜃【虾？】鱼、炙鸡鹅、煮猪羊、鸡子羹、饼灌腸、蒸脯菜、粉餐、粬糍、蕉子、姜柱【桂？】、塩豉之属，装而食之是也）。

■〈血𩚑〉（《说文》云羊凝血也，音口紺反。今广人生以五味酢食之。按《证俗音》云，南谓凝牛羊鹿血为■〈血𩚑〉，以麇噉之，消酒也）。

蚊子酱（蜃醢也。今山源间有蚊子于茅根下为窠者，收卵为酱也）。

老咸齏（采老菜【齏？】以餽和塩藏之，一如常法。有入蕉心者，其瓮埋于池塘间，至三年，菜色如金，土人所重）。

蛤臠（理之常法。蛤即蛙也。《周书》：腐草为蛙。陶注本：草，青脊者曰土鸭。黑者，南人呼为蛤子。《南史卞彬》为《虾蟇赋》云：纤青拖紫，名为蛤鱼，以讽令仆。《汉书》言，鄂杜之间水多蛙鱼，人得不饥。又，《朱书》：张畅弟为獠犬所伤。医云，食虾蟇鲙可愈，而弟有难色。畅先食，而弟方食，果能愈疾。即知前古之人食蛙久矣。又，《冲波传》：虾蟇，无肠，龙蛇属也。《抱朴子》云，万岁者，颌下丹书“八”字。《南史丘杰列传》又云：虾蟇有毒，梦中得三丸药，后服之，下科斗子数升。《博物志》所谓“东南之食，水产有蛙蛤螺蚌之为殊味，不觉其腥臊”。今按，蛙，唯性热，甚补人。人有折其足于瓶中，以水养之，不三五日，其损如故。亦有以苏煎食者是也）。

褒牛头。南人取嫩牛头，火上燂过（《证俗音》炙去毛为燂，以廉反）。复以汤毛去根，再三洗了，加酒豉、葱姜煮之。候熟，切如手掌片大，调以苏膏、椒橘之类，都内于瓶瓮中，以泥泥过，煨火重烧。其名曰褒。愚曾于衡州食熊蹯，大约滋味小异而不能及。又按，南朝食品中有奥肉法。奥即褒类也

（先以宿猪肥者，腊月杀之，以火烧之令黄，暖水梳洗，削刮令净，刮去五脏，猪肪燂取脂膏，方五寸，令皮肉相兼。着水，令淹没于釜中，炒之肉熟水尽，更以向所燂肪膏煮肉，脂一升酒二升塩三升，令脂没肉，暖火煮半日许，漉

出瓮中余膏，寫肉瓮中，令相淹。食时，水煮令熟，切，调和，如常肉法。尤宜新其二岁猪。肉未坚、烂壞，不堪作）。又有沚黯煎肖法（方言熬■〈取上火下〉煎■〈备上灬下〉，巩火干也。■〈取上火下〉字，崔寔《四民月令》作炒，亦作燭字。■〈备上灬下〉字，诘训一力反。古文■〈稻上火下〉字作■〈备上灬下〉）。陷炙、糟范炙、毛沚鱼白■〈灬齋〉肫法（药名煮也。颜之推云：淪，白煮肉。《尔雅注》作灼）。

合丰鸡、合丰白肉、密毛煎鱼、临脸（卢减反。临脸法：用猪肠经沸汤，出三寸断之，决破细切熬之，与水沸，下豉汁研米、葱姜椒胡芥蒜，下塩酥筭子，细切，血将奠与之，早与血则变也）。下淡奠有蝉臙（乃古人爵鷄蝸范之类也）、薄夜饼（用鸡臙）、曼头饼（《齐民要术》书上字，束皙《■〈麦并〉赋》【有？】此“曼头”字）、雀喘饼（用酢）、■〈禾奈〉丸饼、浑沌饼（《要术》书上字。《广雅》曰馄饨也。《字苑》作餠。颜之推云，今之馄饨，形如偃月，天下通食也）、夹饼安寒时（肉夹员心罗脂煮）、糖蟹法（《周礼》：蟹螯，音赦。九月中取母蟹着水中，勿令伤损及死，一宿腹中淨，久则吐黄，吐黄则不佳也。先煮薄饴。饴，饬也。着活蟹冷糖中一宿，煮蓼汤，和白塩，极咸，待冷，瓮盛半汁，取糖中蟹，内着塩蓼汁，中，便死，蓼宜着少，多则烂。泥封二十日出之，举蟹脐着姜末，还复脐如初，内着泔中，百箇一器，还以前塩蓼汁浇之，令没，密封，勿令漏气，便成矣。特忌风，中则壞而不美）。

蒸炙牛肱（户坚反。老牛肱厚而脆，划牢痛蹙令聚，逼火急炙，令上劈烈，然后割之，则脆美。若挽令伸舒，微火遥炙，则薄而且朋）。

经云跳丸炙（如弹大，炙煮之）。

皮脯、马肠、鹿尾。尺炙、筒炙、衔炙法，鹿角菜、菹紫菜、菹烂畔（卢龙时经云云）。

葛鑽（《说文》云鑽今呼羹，和飴为之）。

水溲饼（《要术》云立秋毋食煮饼及水溲饼。饼唯酒引。饼入水烂。水溲得水辄消也）。

又，果奠合子有寒具（《证俗音》■〈麦粦〉■〈麦萎〉，内国呼为糗饼，亦呼寒具。《郑玄》注：周官有寒具，未知是■〈麦粦〉■〈麦萎〉否？力田反，力走反）。

百支■〈米壹〉截饼。

黄万柏散（餽，《急就篇》：饴。《说文》曰熬稻，餽饴也。音散桑。但《反广雅》：粳，餽也。《证俗音》云，今江南呼餽飴。已煎米以糖饼之者为粳■〈梳，米代木〉，也音浮流），白甘脆。

赤牒枣、剥枣、胡麻糖、雀头糖。

廉姜鬼目蜜槟榔（《周成杂字》曰槟榔果也，似螺可食）。益智甘蕉，甘榄根缘羊梅。今琼崖高潘州以糖煮嫩大腹槟榔。辩州以蜜渍益智子食之，亦甚美（《采字苑》曰：杂藏，果也，音素戚反。颜之推云，今以密藏杂果为粽）。又有都念子，花似紫蜀葵，实如软枣。《拾遗》云甚甘美，益人。隋朝植于西苑中，印度出那核婆果，大如冬瓜，熟则果赤，剖之，中有十小果，大如鹤卵，更又破之，其汁黄赤，其味甘美，或在树枝，如众果之结实，或在树根，若茯苓之在土。又波斯牟果，叶长五六尺，果堪食，状如人手，树高丈五，叶堪作食簟。又，频那婆果生树后，大如八石瓮，味甚甘，食之便醉，九日而苏（见《会最》也）。愚又思，束皙《饼赋》“餠餠（当音剖，注）■〈食造〉烛”。颜之推云，今内国，餠餠以油苏煮之。江南谓蒸饼为餠餠，未知何者合古。腩，《国》谓云“主孟啖我”。《字林》曰：腩，肴也，音大滥反。之推又云，今内国犹言饼腩，及按方言，江南有鹿■〈竹舛〉腩及臠之类。又，韩肉本法出韩国，为之如羹而少汁加醉也。饌女，《字林》曰饌女也，音乃管反。《证俗音》云：今谓女嫁后三日饌食为饌女也。

### ○睡菜

睡菜，五六月生于田塘中，叶类茨菰，根如藕梢，其性冷。土人采根为咸菹。食之或云好睡。郭子横云：五味草，初生，味甘；花时，酢食之，不使人睡。亦名却睡草。又，《神异经》云：四味木，一名如之何。其实有核，形如枣子，长五尺，金刀割则苦，竹刀割则饴，木刀割则酸，芦刀割则辛。此说小类五味草也（又，《御览顾凯之启蒙记》曰：如何随刀而改味也）。

### ○水韭

生于池塘中，叶似韭，有二三尺者，五六月堪食，不荤而脆，得非龙爪薤乎？（郭子横云：龙爪薤有长七尺者）。《字林》云荃（音严），水中野韭也。又，■〈口〈卅令〉〉（音吟）见《字林》，似蒜，生水中。郑虔云，薤，辛，除园河西，长二尺。塞北山谷间多孝文韭，军人食之（周孝文帝所植）。如渭水原诸葛亮韭，亦诸葛所种也。酈善长又云：平乐村五六里，至东亭杜，北山，甚高峻，上合下空，东西广二丈许，高起如屋，中有石床，傍生野韭。人往乞者，神许，则风必偃之，方可摘也。如过越不偃而摘者，有咎（盛弘之《荆州记》亦具文。小异）。

### ○薤菜

叶如柳，三月生，性冷味甜。土人织苇簾，长丈余，阔三四尺，植于水上，其根如萍，寄水上，下可和畦卖也。陈藏器又云：薤菜，味苦平，无毒，主解胡蔓草毒。胡蔓即冶葛也（《本草》云：钩吻又名冶葛，用羊血土浆解之。

《南州异物志》曰：俚赋呼冶葛为钩挽。郑广文又曰，人自来求死者，取一二叶，手掇汁出，饮之半日死。羊食苗，大肥。亦如巴豆，鼠食则肥。乃物有相伏如此者。先食薤菜，后食冶葛，二物相伏，自然无苦。取汁滴冶葛，苗当时瘵死（《广州记》曰：菜，水生，以为菹，土人重之）。愚按广之菜有掉（《字林》：掉，辛菜也）、东风（《广州记》：菜，陆生，置肥肉作羹，味如酪，香气似马兰。又，《左思吴都赋》东风扶留是也）、葹（音戢。《风土记》曰：葹，香菜根，似菜根，蜀人所谓菹香也。《越绝书》：葹山，越王勾践种葹处）、廿杓（音晶。■廿鳧茨苗也。《东观汉记》：王莽末，南方枯旱，民饿羣入野泽掘■廿鳧茨而食）之类，无足奇者，是不复。《遍录吴志》曰：孙皓时有莢（音买）菜，生高四尺，厚三寸，分如琵琶形，两邊生叶，皓以为平卢。《晋安帝纪》曰：义熙二年，有苦莢菜生扬州（《中兴书》曰草妖也。是后岁岁征伐，民人稍苦。苦莢者，买苦也）。国初建达国献佛土菜，一茎五叶，花赤，中心正黄而藁紫色；泥婆罗国献棱，类红蓝实，似蒺藜，火熟之，能益食味。又，醋菜状似慎火叶，阔而长，味如美酢，绝宜入味，极美。

### ○斑皮竹笋

湘源县十二月食斑皮竹笋。滋味与北中七八月笋牙小类，但甜脆过之，诸笋无以及之。《吴录》云：马援至荔浦见冬笋，名曰苞笋，其味美于春夏笋也（即鸡胫竹笋）。《博物志》曰：斑皮竹，洞庭之山尧帝之二女以涕挥竹，竹尽斑也。《尔雅》曰：笋，竹之萌。《说文》曰：笋，竹胎。《诗义疏》，笋，皆四月生也。巴竹笋，八月生。簕（音媚）竹笋，冬夏生。《永嘉记》：含堕竹笋，六月生。《簕竹谱》：棘竹，落人须发。

愚按《山海经》：竹生花，其年便枯。六十年一易根，必结实而枯死。实落土，复生，六年还成町也。《竹谱》曰：竹，不刚不柔，非草非木。■竹纒必六十。■竹复亦六年是也。凡种竹，正二月斲取西南根，东北角种之，竹性向西南引也，“《齐民要术》曰：谚云，东家种竹，西家治地”故也。南中有以竹为刀错子者。错子即■竹思斲竹皮为之，错指甲利胜于铁机巧。李衙推昉云：如小钝，复以浆水洗之如初。刀子竹：裴渊《广州记》云：石林竹劲利，削为刀，切截象皮如截芋也。

公路襄州宜城县亦香村有庄，咸通初，忽生异竹（第一年生九竿，第二年生七竿，尔来岁岁有也），作深梘黄色，每节及枝上并抹绿，鲜澄，其笋甚美。按，顾凯之谱中亦无说处。

《异苑》曰：东阳留道德元嘉四年，筋竹林忽生连理，野人无知，谓为祸祟，伐煞之。

公路干符初经过夏口时，有人献合欢笋于韦公尚书者。自一本分为两歧，长二尺余，乃笋之瑞也。公命公路为七字句歌，之词繁不载。

愚传闻贞元五年秋，番禺有海户犯塩禁者，避罪于罗浮山，深入至第十三岭（山有十五岭，四百三十二峰，九百八十三飞泉洞府也），遇巨竹百千万竿，连亘岩谷，竹围二十一尺，有三十九节，节长二丈，即由梧类也。海户因破之为箴，会罢吏捕逐，遂挈而归。时有军人，获一箴，以为奇者，后献于刺史李复。复命陆子羽图而记之，亦资耳目之一事也。

旧记云：李公顾谓门生广州桑苙翁曰：夫视听之外、经籍未録、不合有而有者，不知其极。况兹竹载在图记，不足奇也。汉太尉许慎《说文》有长节竹，谓之■（竹公）（音钟。一本作■（竹钟）），得非罗浮山龙钟之义耶？桑苙翁前席而言，曰：顷天寶末，有韦长史虚舟寓于庐山瀑布泉时，夏月多雨，见瀑布之中流出一桃叶，阔五寸，长一尺二寸。至德初，徐正字嶷，于海塩县白塔山沙渚之上，得一桃核片，可贮一升，则知草木在山海之间，有瑰形殊状者，多矣。又若决明慎火在中原为苏蓼葵苳之属，若生岭峽南山涧，无非高树。蕨有千岁者径二尺围，与彼不异。

### 卷三 ○无核荔枝

南方，果之美者有荔枝（卫洪《七开》曰：蒲桃、龙目、椰子、欐支。欐同荔）。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小劣，其高潘州者最佳，五六月方熟，有、无核类，鸡卵大者，其肪莹白，不减水精，性热液甘，乃奇实也。又有蜡荔枝，作青黄色，亦絶美。《南越志》云：荔枝洲有焦核黄蜡者为优，故《广州记》曰：荔枝如鸡卵大，壳朱肉白，五六月熟，核若鸡舌香。《陈藏器》曰：荔枝树冬青，实如鸡子，核黄，黑似熟莲子，实白如肪，甘而多汁，百鸟食之为肥，极宜人。《广志》云：焦核胡■（木冒），此最美；次有鳖卵焉。其树自合抱至数围大者，材中梁栋，其坚即佉陁等木无以加也。

岭中荔枝纔尽，龙眼子方熟，大如弹丸，皮褐肉白而味过甜。俗呼为荔枝奴，非虚语耳（《修文殿御覽》云：龙眼子，一名龙目。左思《蜀都赋》云“旁挺龙目，侧生荔枝”也）。又，《西京杂记》曰：尉佗献高祖鲛鱼、欐枝。高祖报以蒲桃锦四疋。

#### ○变柑

新州出变柑，有苞，大于升者，但皮薄如洞庭之橘，余，柑之所弗及。传云：本自高要移植，不数百里，形味俱变，因以为名。论其美，直所谓“厥包橘柚”精者。柑（见郭璞讚。又，马援好事，至荔浦。见“冬笋名包笋”，上言：禹贡“厥包橘柚”，疑即此也）亦如踰淮为枳，乃水土异也。

愚按《吕氏春秋》，果之美者江浦之橘，箕山之东清马之所有栌橘焉。《说文》：栌橘，柚也。

又，郭璞曰：蜀中有给客橙，即栌橘，冬夏花实相继。

《风土记》：柑有黄者、赭者，赭赤谓之胡柑。

今人多引“江陵千树，橘为木奴”事，此《汉书》云“其人与千户侯等”，且《襄阳记》：李衡为丹阳太守。衡密遣十人，于武陵龙阳洲上作宅，种柑千树。临死勅儿曰：汝毋恶吾治家固穷如是，吾州里有千头木奴，不责汝，衣食，岁上一疋绢，亦足用耳。吴末，衡柑成岁，得绢数千疋。

据此，非橘明矣（据杂书如《翰林要海》、《御览》，贾思协皆列在黄柑门中）。愚又按，谚云“木奴千，无凶年”。《要术》云：盖言果实可以市易五穀，此即木奴之号“果之都”称者也。

### ○山橘子

山橘子冬熟，有大如土瓜者，次如弹丸者，皮薄下气。普宁多之。南人以蜜渍和皮而食，作琥珀色，滋味绝佳，岂比汉人之吴合皮啖橘，以为笑也。其叶煎之和酒饮，亦疗气，神验。

愚忆王坛《临海异物志》曰：鸡橘子如指头大，味甘，永宁界中有之。又，裴渊《广州记》：罗浮山有橘，夏熟，实大如李。又云：罗浮有壶橘十种，岂其一欤。（《广州记》又云：荔枝、壶橘珍果之上。）

今有枸橼皮煎、椰子煎，皆奇味也（《异物志》：枸橼实似橘，皮不香。椰子去其外皮及壳，有白穰，食之。如北中生胡桃味。又有白浆如乳，人亦食之。《异物志》曰：椰子有如两眼，俗人谓之越王头。南人取为瓶子杓子等器。枸橼子即交州黄淡子，橘柚类也）。

### ○橄榄子

橄榄子，八九月熟，其大如枣。《广志》云：有大如鸡子者，南人重其真味。一说香口绝胜鸡舌香（《诗义疏》：梅亦可合而香口。又，广州廉姜亦可香口）。亦堪煮饮，饮之能消酒（煎法：剉去两头，煨温煮之甚香美）。其树耸拔，其柯不乔。有野生者，高不可梯。但刻其根方数寸许，内盐于中，一夕，子皆落矣。

今高凉有银坑橄榄子（生于银坑之侧。相传是冯盎之家，昔掘地遇于此），细长多味美于诸郡产者，其价亦贵于常者数倍也。

愚按《南越志》，博罗县有合成树，树去地二丈，为三衢（《山海经》云四衢）：东向一衢为木威；南向一衢为橄榄；西向一衢为玉文（顾微《广州记》曰：木威高大，子如橄榄而坚，削去皮以为粽）。《广志》书此“橄榄”字；《南州异物志》作此“橄槠”字，《陈藏器》云：其木主■〈鱼规〉鱼毒



，此木作楫，拨着■〈鱼规〉鱼，皆浮出，其畏如此。人中■〈鱼规〉鱼肝子毒者必死也。

### ○山胡桃

山胡桃皮厚底平，状如槟榔，其仁如扶容头，味次阴平。乐游胡桃别作杏膏香，但不耐停耳。《广志》云：阴平胡桃皮脆，急投之，即碎。其虾蟇背见柳世隆《谢乐游胡桃》，云：胡羯奔逃，吉之先见者也。郑虔又云，山胡桃无穰，实心，磨之可为印子。据说即非南山中胡桃也。

### ○白杨梅

杨梅叶如龙眼树，冬青。一名杙（音求）。潘州有白色者，甜而绝大。郑公虔云：越州容山有白熟杨梅。《兼名苑》云：东兴县有大如鸡卵杨梅。《博物志》云：地有章名，则多杨梅，得非误耶？《南越志》：安章县白蜀里多杨梅。求之。曰：白蜀去章远矣（《吴兴记》曰：故章县北有石柳山，出杨梅，常以贡御。张华所谓地名章必生杨梅，盖谓此也）。

### ○偏核桃

占卑国出偏核桃，形如半月状波斯。取仁食之，绝香美，极下气，力比于中夏桃仁，疗疾不殊。《会最》云：偏桃仁，勃律国尤多，花殷红色。

郎中解忠顺使安西，以萝卜插接之而生桃仁，肥大其桃，皮不堪食（解忠顺郎中使安西，以异方枝插萝卜，至此皆活）。

吐谷浑有桃，如一石瓮大者。

贞观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，以远夷各贡方物，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，诏所司详录焉。华护献马乳蒲桃一房，长二尺，子亦称大，其色紫。康国又献金银桃，诏令植于苑圃。

### ○红梅

岭之梅小于江左，居人采之，杂以豆■〈廿一〈子爻〉，上中下〉花（漏■〈廿一〈子爻〉，上中下〉。花，白色，穗尖，微红。《南方草木状》曰漏■〈廿一〈子爻〉，上中下〉树，子大如李实，二月花，七月熟出。兴古书此字。又，刘欣其《交州记》作窰■〈廿一〈子爻〉，上中下〉）。《广志》作“豆菘”字也。

枸橼子，朱槿之类（颜之推云：枸橼子似橘大，如饭簇。《字林》：音矩椽。又按，梁朝上饌糝奠合子内有根椽是也。又，朱槿四时常有，花可食，此薜木也。一名董；一名椽。《庄子》云朝■。又，张华云：君子国多薜华之革，朝生夕死），和盐曝之，梅为槿花所染，其色可爱，今岭北呼为红梅是也。又有选大梅，刻镂瓶罐结带之类，取棹汁渍之（棹木叶，烹其叶呼为棹汁。按梅有紫花梅、同心梅、丽支梅，品第绝多），亦甚甘脆。按郑公虔云，婆弄迦

木出乌菘国，发地丛生，叶大如掌，花白而细，绝芳香，子如升，大花披之时，人即雕画，瓦罐承花，候其子长满罐中，即破而取之，文彩彬焕，与画罐相类，便以献王，犹中国镂梅，诸国所无也。

### ○五色藤筌蹄

琼州出五色藤、合子书囊之类，花多织走兽飞禽，细于锦绮，亦藤工之妙手也。次卢亭（卢亭即卢循之苗裔也），细白藤为茶器；新州，作五色藤筌台，皆一时之精绝。昔梁刘孝仪《谢太子五色藤筌蹄一枚》云：炎州采藤，丽穷绮縠。得非筌台与筌蹄语讹欤？按侯景篡位，着白纱帽而尚青袍或牙梳插髻，床上常设胡床（《大业记》：帝九月自北塞还，东都赐文武官，各有差。【改？】胡床为交床，改胡瓜为白露黄瓜，改茄子为昆仑紫瓜也）及筌蹄。今海丰岁贡五色藤镜匣一、筌台一是也。又，《本行经》云：河龙女，名尼连茶耶，上太子宝筌，■（木是）太子坐之，食乳糜，已，掷钵河中。天帝取归，忉利供养，以立钵节（佛经又云，太子第七日据筌蹄坐，受与即输陁指印环，云云）。

### ○香皮纸

罗州多栈香树，身如柜柳，其华繁白，其叶似橘，皮堪捣纸，土人号为香皮帋，作灰白色文，如鱼子笺。今罗、辨州皆用之（《三辅故事》云“卫太子以纸蔽鼻”，前汉已有之，非蔡伦造也。此盖言其善，不云创耳。又，和熹邓后贡献悉断，岁时但供纸笔而已，然则其用久矣，但不知何物为之。按王隐《晋书》曰：王隐荅华恒云：魏太和六年，河间张楫【揖？】士【上？】《古今字诂》，其中部云：今帋也古之素帛，依书长短，随事截绢，状数重沓，即明幡纸，字从彡此形声。贫者无之，故温舒截蒲写也。和帝元兴元年中，常侍蔡伦挫故布网，捣作帋，字从巾。又，是其声虽同彡，巾则殊。不言古帋为今帋。又，山谦之《丹阳记》曰“平准署有纸官”。古以缣素为书记，又以竹为简牘，其贫诸生或用蒲为牒也。《瑶山玉彩》亦具），小不及桑根竹莫纸（睦州出之）、松皮纸（日本国出）、侧理纸也（侧理，陟厘也。后人说：呼厘为侧，理即苔也。事见张华、又《尔雅》曰：苔，石衣也。郭璞注“水苔”也。一名石发。江东食之。又，《瑶山玉彩》载薛道衡咏苔纸诗，云：昔时应春色，引绿泛清流。今来承玉管，布字转银钩）。

又尝读谢康《乐山居赋》云“剥芟（音及）岩椒”，言芟皮可为纸，未详其木也（又，扶桑国在中国之东二万里，其土多扶桑木，故以为名扶桑。叶似桐，初生如笋，国人食之，实如梨而赤，绩其皮为布，以为衣，亦以皮为帋。齐永元二年，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者），其香即《会最》云“沉香、青桂、鸡骨、马蹄、栈香、黄熟，同是一树，如一木五香：根檀节、沉子、鸡舌叶

、藿胶、薰陆也（《金楼子》云“众香共是一树”。又，俞益期笺曰“众香共一木也”）。

又，《真诰经》云“屡烧香左右，令人魄正”。故《隐居》云“沉香、薰陆，夏月常烧此二物”。梁简文时，扶南信有沉香，一婆罗丁云“婆罗丁五百六十斤”也。按《浴佛功德经》云“牛头、旃檀、芎藭、郁金龙、脑沉、麝丁等以为汤，置净器中，次第浴之”。及《旃檀》云“王有疾，医须旃檀汁”。旃檀枝叶根茎除一切疾（《本草》云：白檀消风热肿毒）。

无名诗集《武舍之中行》云“胡从何等来，毳■〈叟毛〉■〈翕毛〉■〈登毛〉五木香”（《证俗音》云：■〈白毛〉，数【织？】毛席也，书此字。又，《通俗》云“织毛褥也。魏畧云：大秦国以野蚕织成，出黄、白、黑、绿、紫、绛、紺、金、黄缥、留黄十种毳■〈叟毛〉。又，《通俗》云：白毳■〈叟毛〉，细者谓之■〈翕毛〉■〈登毛〉。又，《书》云：■〈翕毛〉■〈登毛〉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也。又，《异苑》云：《沙门支法》存有八尺沉香板床，有八尺■〈翕毛〉■〈登毛〉，作百种形象）。

迷迭（迷迭香，大秦出。魏文帝曰：余种迷迭于中庭，嘉其扬条吐秀，馥有香芳。又陈琳赋曰：方碧茎之阿那，铺绿叶之蜿螭）、艾纳（艾纳出骠国，此香烧之敛香气，能令不散，直上似细艾也）及都梁（都梁香，《荆州记》：都梁县有小山，山上清水浅中生兰草，俗谓之都梁，即以县名焉）。

唯交州《异物志》曰：密香，欲取先断其根，经年，外皮烂，中心及节坚黑者置水中则沉，是谓沉香。次有置水中不沉，与水面平者名栈香，其最小麓者，名曰槩香。佛经所谓沉水者也。又，《南越志》谓之香木出日南也。

### ○枹木屨

枹木，产水中，叶细如桧，其身坚类于栢，唯根软不胜刀锯。今潮州、新州多剝之为屨，或油画、或金漆，其轻不让草屨（《齐民要术》云“青白桐，村者并堪师长者，皆着木屨，妇女始嫁，漆画为屨，五采为系也”。又，按梁武小说“介子推逃禄隐迹，抱树烧死，文公拊木哀嗟，裁而制屨，每懷割股之功，輒俯视其屨，曰：“悲乎！足下””。“足下”之称将此起乎）。按《翔法师书》云：■〈木贝乡〉，一名水松，生水中，无枝，形如笋。亦曰松枹。今为屨是也。又，陈周弘正《谢赉漆松枹屨》云“蒙此慈锡，便得轻举。”

### ○红藤簟

琼州出红簟，一呼为笙。或谓之蘧蔭，亦谓之行唐（《方言》曰“簟，朱魏之间谓之笙，或谓蘧曲。自关而西，谓之簟。其粗者，谓之蘧蔭。行唐，似蘧蔭，直文而粗。自关而东，周洛楚魏之间，谓之倚佯。佯音阳也”。《南越志》云“桃枝，南人以为笙”。郭景纯曰“簟以宁寝，杖以扶危”。又，《简

文集》有“谢桃枝笙竹席”笺。沈约弹歙令仲文秀“横订吏黄法，先输六赤笙四十领”），其色殷红，莹而不垢，或云：染藤所制，编织精华又不如溪鹄红席（海中溪鹄山，去余桃岸千余里，上有女冠道士四五百人，学道。梁时遣使献红席。此草者，红鸟居其下，故以为名耳）。竿散卧簟（《简文》谢云“筠篁多品，筱簟杂名”）、椰子坐席（亦有卧席具。吴均集。又，沈约《谢赐大甲坐卧簟竹》帖）、蒲褥笋席（王俭赠宗测。见南史）、花纨卧簟月支毛席（陆倕集具）、流黄簟象牙席（《西京杂记》“会稽供御竹簟，世号为流黄簟”）。《神仙传》“淮南王为八公设象牙席”），以为优劣欤。

### ○方竹杖

澄州产方竹，体如削成，劲健堪为杖，亦不让张骞筇竹杖也。其融州亦出，大者数丈。

《正声集云》：南方有方竹杖，白蝉噪其上。陈贞节尝咏之。

又，海晏（地名）出芦，堪为拄杖。高潘州出千岁蕨拄杖，小类。

贝多更有踈节竹（五六尺一节），僧道多以为杖，皆奇物。

又，按《会最》云，溱川通竹直上，无节，空心也。

### ○山花燕支

山花丛生，端州山崦间多有之。其叶类蓝，其花似蓼，抽穗长二三寸，作青白色，正月开。土人采含苞者卖之，用为燕支粉，或持染绢帛，其红不下蓝花。

（作燕支法：采花于钵中，细研，着少水，以生绢线取汁于通油瓷瓶中，文武火煎之，候花浮上，旋揉，取生绢囊中，沥干，用如常燕支法云云。《博物志》有作黄蓝燕支法。《通典》云：今汉中岁贡红花百行燕支一升。）

刁凿齿《与谢侍中书》云：此有红蓝，足下先知之否？北方人采取其花，染绯黄接其上，英鲜者作燕支，妇人妆时用作颊色。作此法：大如小豆许，而按令扁，色殊鲜明可爱。吾小时再三过见燕支，今日始覩红蓝耳。后当为足下致其种。匈奴名妻阏氏，言可爱如燕支也，阏字音燕，氏字音支。想足下先亦作此读汉书也。（《西河旧事歌》曰：失我祈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失我燕支山，使我妇女无颜色。）

又，郑公虔云：石榴花堪作燕支代，国长公主，睿宗女也。少尝作燕支，弃子于阶后乃丛生，成树，花实敷芬，既而叹曰：人生能几，我昔初笄，尝为燕支，弃其子，今成树阴，映琐闼人，岂不老乎！（郑公虔云：涂林花有五色，黄碧青白红，如杏花。汉东都尉于吉献一株，花杂五色，云是仙人杏。今岭中安石榴花实相间，四时不绝，亦有绀者。）

《古今注》云：燕支，叶似苏，花似蒲。云出西方，土人以染，名为燕支

。中国人亦谓红蓝。以染粉为妇人面色谓之燕支粉。（《博物志》云：张骞使西域，还，得大蒜、安石榴、胡桃、蒲桃、沙葱、苜蓿、胡荽，黄蓝可作燕支也。红花而出波斯踈勒河祿国。今梁汉最上，每岁贡二万斤于织染署。）

### ○鹤子草

鹤子草，蔓花也，其花翔尘，色浅紫，带叶如柳而小短，当夏开。南人云是媚草，甚神可比懷草（梦草似蒲，画缩入地，夜乃出。亦名夜草。懷之则知梦之吉凶，立验也。汉武思李夫人，东方朔乃献一枝。帝懷之，夜梦夫人。因改此名为懷草也。）、梦芝（习凿齿《襄阳耆旧传》曰：襄王梦一妇人，曰，我，夏帝之季女也，名瑶姬，未行而死，封于巫山之台，精魂为草，摘而服为芝，必与媚；而服焉，必与梦。其家在宜城县），采之曝干，以代面靨，形如飞鹤状，翅羽觜距，无不毕备，亦草之奇者。草蔓上，春生双虫，常食其叶。土人收于奩粉间，饲之如养蚕法。虫老不食而蜕为蝶。蝶，赤黄色，女子佩之如细鸟皮，号为媚蝶。

郭子横记：勒毕国献细鸟，以方赤玉笼盛数百，形大于蝇，状如鸚鵡，声闻数百里之间，如黄鹄鸣也。国人以此鸟候日晷，亦曰候日虫。帝得之，旬日飞尽。明年，有细鸟集于帷帘，或入衣袖，因名蝉衣。宫内嫔御有鸟集其衣者，輒蒙爱幸。至武帝末，稍稍自死。人服其皮者，多为丈夫所媚。余访花子事如，面光眉翠、月黄星靨，其来尚矣。（而光具无名诗集：月黄星靨，娥黄婺靨。皆数。）

然事之相类者，见《拾遗》引：孙和悦邓夫人，常置膝上。和月下舞水精如意，误伤夫人颊，流血染袴，和自舐疮。太医曰，獭髓杂玉及琥珀屑，当灭痕，购以百金。有富春渔人云，獭，神物也，取则逃之，伺祭鱼时，有鬪死穴者，枯骨可合舂以灭痕，和乃作膏，琥珀太多，痕未灭而类有赤点，细视之，更益其妍，诸嬖要宠者，以丹青点颊而后进幸。（又，宋武帝寿阳公主，人日，梅花落额上，成五出花，后效为梅花妆也。又，书云，以丹注面白的此，本天子诸侯有羣妾者以次进御，有月事者，上御不口说，注此于面。）

一说，上官昭容自制花子，以掩黥处。（昭容，仪之孙，名婉儿。天后时，忤旨当诛，惜其才，不杀而黥之。）

又云，天后每对宰臣，令昭容卧于案裙下，记所奏事。一日宰相李（忘名）对事，昭容窃窥，上觉，退朝，怒甚，取甲刀札于面上，不许拔，昭容遽为乞拔刀子诗，（有集二十卷，诗在集中，玄宗收取其诗。笔集之，令张说为序。集贤故事，旧宣索书，皆进副本。无副本者，则促功寫进。后亦不能守其事，如上官昭容，旧无副本，因宣索，便进正本。库中，今阙此书矣）后为花子，以掩痕也。

### ○越王竹

严州产越王竹，根于石上，状若荻，枝高尺余。土人加其色，用代酒筹。次有沙筴，产于海岛间，状如莼菜。春吐黄花，其心若骨，可为筹筴，凡欲采者，须轻步拔之。不尔，闻人行声，则缩入沙中，了不可取。陈藏器云：越王余筴，味醜，生南海，筴子长尺许。

《异苑》云：晋安有越王余筴菜，白者似骨，黑者似角。古云，越王行海中，作筹有余，弃之于水，遂生焉。（《临海水土志》曰：越王筴，如筴大，正白，长尺余。生海邊沙中，见便取之即可得心，中存来取则入土中。）

又逵飞云：东海中筴洲，洲上故筴无极，连船取之不尽。世中好失筴，言天下筴悉归于此。乃惊耳之说也。

### ○无名花

广州之南数百里有蔓草生焉。其草，吐一叶白华，片大如掌（亦有小片者）。蘩，绿色，初夏开。翫之，初误残花，恬然特异，遍问土人，莫有知者。

昔，草堂楼法师山居时，（法师慧约，字德素，梁国号也。）有一野姬，手持一树，植之于庭，云是蜻蜓树也。（所植树，岁久芬芳鬱茂。有一鸟，身赤尾长，栖息其上。）

《聘北道里记》云水龙寺：寺有三层砖塔，侧生一大树，萦绕至塔顶，枝干交横，上平容十余人坐，枝杪四向下垂，团团如百子帐，经过莫有辨者。梁武帝曾遣人图寫树形，还都，大体屈盘似龙，因呼为水龙寺。

又，谢惠连目奇草，曰仙人草。序云：余之中园有仙人草焉，春颖其苗，夏秀其英，秋有贞实，冬无凋色。可谓四时而不改者也。既嘉其名而美其质，染笔作咏，庶以摅述。（《大业记》又说：仙人草如长乐，高三尺，丹叶碧花，花似鸡帨而大者，阔五六寸。）

又，梁伍安公《武陵记》云：巴陵郡西有寺，寺房床下忽有树生，众僧移屋避之。晚更滋茂，莫有认者。外国沙门云是波罗密掷，常着花，细白。永嘉四年，忽生一花状似芙蓉，推其灵景，未能量也。（又，《金楼子》云：孔子冢中树，在鲁城，百数皆异种也。）然《小说》云：简文初不别稻。余今不分此，亦何愧哉？！

### ○指甲花

指甲花，细白色，绝芳香。今蕃人重之，但未详其名也。

又，耶悉弭花、白末利花（红者不香）皆波斯移植中夏。

如毗尸沙，金钱花也，本出外国，大同二年，始来中土。今番禺士女多以缕贯花卖之。愚详“末利”乃五印度华名，佛书多载之，贯华亦佛事也。

又《扶南传》曰：顿逊国有区拨花、叶逆花、致祭花、各遂花、摩夷花

，燥而合香末以为粉，以粉身体。

唐初，罽宾国献俱物头花，丹白相间，香气远闻。伽失毕国献泥楼钵罗花，如荷叶缺圆，其花，色碧、蕊黄，香闻数十步，皆中国无者。

### ○相思子蔓

相思子，有蔓生者。（《本草拾遗》六相思子树高大，有文字赤黑间者，佳。又《罗浮山记》：增城县南，廻溪之侧，多相思树，号相思亭送行之所赠也。）其子切红，叶如合欢，依篱障而生合欢。（《博物志》云罽忿。《古今注》云■〈益蜀〉成，种之舍前，一名合昏，亦名戎树。）与龙脑（阙）相宜，能令香不耗。南人云，有刀疮、血不止、痛甚者，取叶熟捣厚傅之即愈。（《胡神记》云，东平刘羊儿，居白沙村，去城十许里，常日晚行。经一庙前，忽拾得一纸裹，芬香殊特，■〈门外井内〉【开？】之，皆是杂彩结、红色纽、琉璃珠、相思子，遂持归。至夜，闻人叩户，见一青衣，称淮南王女遣信，向有轻赠，幸蒙采纳，羊儿合语契其。明夜女乃至，年十五六，容色殊丽，至晓乃别，后经旬日，时时复来。）

干宝《搜神记》云，大夫韩凭妻美。宋康王夺之。凭怨，王囚之。凭自杀，妻乃阴腐其衣。王与之登台，自投台下，左右揽衣，衣不中手，遗书于带，愿以尸骨赐韩氏而合葬。王怒，弗听，埋之。令冢相望，宿昔，有文梓木生二冢之端，根交于下，枝错其上。又有鸳鸯，雌雄各一，恒在树上。宋王哀之，因号其木曰相思树。（《聘北道里记》引许有《韩凭冢》，宋王史也。四部，目录有韩凭书。叙事委悉而辞义鄙浅，不复具记。《无名诗集》又云：昔有贤士姓韩，名朋，故娶贤良妻，成公索之女，名曰贞夫，具贤具圣云云。又三日三夜始得，圻空不见韩朋、贞夫，唯见石子一双，鬱鬱葱葱，一青一白。宋王怪之，分张其双，青石埋于道西，白石埋于道东。道东生桂树，道西生梧桐，上枝相连，下枝相通，枝枝相交，叶叶相蒙，下有清流之水，断道不【阙3字】。叶落两两成双，从明至暮，悲鸣啾啾，宋【阙5字】是何树？梁伯对曰：此是韩朋贞【阙7字】。曰谁能解之？梁伯答曰臣能【阙8字】其气心中合，中是思爱，下有【阙7字】王妬代遣，践杀之血流滂【阙6字】鸳鸯同心异体，头白身黄，高【阙7字】一毛落地七赤，有强使者捉【阙7字】骤往献于宋王。宋王将拂其【阙6字】廻头语，左右司与朕占相。梁伯对【阙3字】辉辉，郁郁苍苍，唯有项上少许无光，将毛重拂致其杀伤。空中有言曰：不是鸳鸯舞媚毛，此是韩朋报冤刀。）

### ○睡莲（一书瑞字）

睡莲，叶如苕而大，沉于水，面上有异浮根，菱耳。（菱根出水上，叶沈水下，实细薄皮，叶半青半白，霜下弥香美，因名。青水芰见，郭子横书）其

花，布叶数重，不房而蘂。凡五种色，当夏昼开，夜缩入水底，昼复出也。与梦草昼缩入地，夜即复出一何背哉？！（梦草似蒲，色红。即方朔献武帝者。孙光宪续注曰：从事江陵日，寄住蕃客穆思密，尝遗水仙花数本，如橘，置于水器中，经年不萎。）